

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下)

编者按:“魂断最是春来日,一齐弹泪过清明。”作为承续了2000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节日,清明文化在时间的积淀中不断更新、升华。清明节,是我们宝贵的文明财富,承载着我们的传统文化,浸润着我们的生命,安顿着我们的心灵,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理念、思想。我们在铭记、传承传统的同时,也有了更多低碳环保、文明节俭的祭奠方式,赋予清明节以更多时代内涵与活力。让我们创新更多的仪式,用更多文明、新颖的方式延续这一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让生活更美好。



清明时节

熊向东
纷纷的雨织成了一床床帘子
这一天,我们回老家,就为了掀开帘子
像小时候在帘子里躲猫猫
听到一声声呼唤
路越走越宽,有的人为了踏青
有的人为了纪念,有的人到美丽乡村
寻找城市没有的安静

风似故人来

刘刚
尽管刀子一般割裂着心
但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心情
该来的,该去的,去
无声无息地把种子催生
世上没有一剂灵药能治百病
也没有那根心铁般坚硬
枝叶摇晃时,细雨飘洒时
动容的,不止是老屋
还有那个小山村
风起时,不曾带来片言
风驻时,不曾带走泪痕

清明思

兰采勇
父亲的坟头注定矮了一截
那些疯长的草,报复心理极强
趾高气昂站在他的胸膛上
拉伸,覆盖平躺的余生
如果父亲能醒过来
依然会用刀锋用锄头用双手割地
草会死掉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
类似的高度就会消失
是的,父亲活了,一辈子
重复着类似的琐碎
我认真想了,一遍又一遍
想着想着,太多酸楚的泪水就流了出来
为父亲六十年的执拗
为我对他过于单一的认识
今生,已无法把心迹传递

风雨梨花又清明

朱朝阳

又是故乡梨花漫山遍野开放的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中,千树万树梨花正吐露春的消息。只是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再也发不出“梨花与我共白头”的感叹。

他是我的爷爷,在3个多月前,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几个月后,在爷爷的老屋旁,梨花雪白,像一支哀婉的歌。

爷爷去世后,我时常会梦见他。我一直觉得,当人的肉身消失,顺势除去了身体的局限和挂碍,也除去了来自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这人世间,我会和爷爷以另一种形式相逢。

爷爷,我和你相逢在曼妙的人间四月天。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缕缕花香带来你的消息。

春风十里,你骑车从开得正盛的花树旁经过,行色匆匆赶去村小教书。

在那个年代,一个村子,有一所小学,是一件非常温情的事情。爷爷所在的曹王小学,是村子里的最高学府,是乡亲们心中一个有学问的地方。爷爷为人谦恭、淳朴善良,十里八乡都很敬重他。

爷爷,我和你相逢在绿意葱茏的盛夏。阳光炽烈,万物生长,阵阵蝉鸣带来你的消息。

爷爷,我和你相逢在绿意葱茏的盛夏。阳光炽烈,万物生长,阵阵蝉鸣带来你的消息。

爷爷,我和你相逢在绿意葱茏的盛夏。阳光炽烈,万物生长,阵阵蝉鸣带来你的消息。

清明时节忆父亲

刘寒冰

关于父亲的记忆很琐碎,却是实实在在的。有时梦见父亲,就像昨天还和他在一起似的,似乎从未远离我。

1934年11月7日,父亲出生在毛市镇石码头村杨林坑,不满周岁,生母朱奶奶就撒手人寰,木匠爷爷给他取字“怜儿”。因大爷爷没有子嗣,父亲过继给了他,我们这里叫一子二祧。靠着他的婶婶——我的姚奶奶,喂食碎米糊长大。孩童时的父亲,少不更事,虽有婶婶弥补些许我缺的母爱,可我脑海里总闪现一幅凄苦的图画来:清冷的庭院,苍劲的古槐,落满了雪的破袍下,瑟缩着一个瘦弱的身影。在那双黑眸里,逃离着一种孤荒冷寂。

7岁至12岁,爷爷请来重树树张家私塾李先生,父亲得以学习《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五经。13岁拜随湖余姓族族长余澡堂先生为师,学中医3年。18岁考取首届荆州卫校(现长江大学医学院)。3年毕业后,21岁的父亲分配到襄阳县镇泰场卫生院从医,吃上了皇粮。同年娶妻,婚后不到4年,妻子因肺病早逝,留下大女儿小燕——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是父亲成家立业后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父亲痛不欲生,也万分愧疚,认为自己学了这么多年医,却医治不了自己的妻子,他干脆辞职赋闲起来。

自1962年7月始,父亲重履三尺讲台,凭一腔热血,于石码头村教至退休,时长竟达40年之久。

煤油灯下,父亲夜里批改作业,我就在他身边做作业。小时的我记得特别好,语文课本两下就能倒背如流。儿时最喜欢听父亲讲孔融让梨、王祥卧冰、悬梁刺股那些励志故事。

父亲参加过仅有的一次民转公考试,以5分之差落选。当时只考语文和数学,父亲数学是零分。一个只晓得之乎者也、拨弄算盘的人,代数几何无异于天书。父亲成了终身的民办教师。

“自锄世上草,不放手种书”。父亲嗜书如命,除了线装的四书五经,还有《黄帝内经》《伤寒杂论》等大量医书,对唐诗宋词更是烂熟于心。诗词歌赋是父亲一生的爱好和心血所系,回忆他的生平不能不涉及。

我从父亲的诗文里寻找父亲的世界。细赏父亲笔迹,捧读父亲遗作,许多飘散的人事——鲜活在眼前……那是父亲一生的情感心境、际遇体验,每次阅读,仿佛跨过隔世的漫长岁月,与他晤面。

父亲不是专职医生,但十里八村,四湖两岸,找父亲看病的不少。他手持一副听诊器,极其认真地把脉,询问病史,语调亲切,有时动手针灸,有时处方笺上划只有司药才懂的符号,着实为乡邻们解决了不少头疼脑热的毛病。

每逢过年,父亲最忙碌,因为来求春联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会撰会书。除本村外,邻村也有慕名而来的,红纸拿来了,顺便捎带一两包香烟,权作酬谢。父亲也从不推让,一笑纳。他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眼镜,手握一管毛笔,从早到晚,有求必应,不停地写,诸如“人勤三春早,地肥五谷丰”“一元复始春为首,万象更新勤最先”之类。往往红色的对联铺满堂屋,可谓喜气盈庭。那时,我最乐意的就是帮父亲裁纸、接纸、牵纸,偶尔用小手抓一把香灰撒在浓墨处,让大红春联速干,方便等待贴春联过年的乡亲们。那时的我,仿佛看到了各家各户贴上了弥漫墨香和喜庆气息的大红春联,仿佛听到了各家除旧迎新的鞭炮声……

这个毛市镇石码头村的“秀才”,这个学中医却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父亲,这个超然淡泊的凡人,除了教我书法入门以外,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

父亲敬重天、地、人三维体系中的生活规范与秩序,亲昵自然和农事中的天地伦理,亲近农耕时代的旧纹样和老辙印,亲力传授儒释道思想,为古老的农耕文明筑魂。

清明之祭

王跃

清明节,祭先人,祭已故亲人,祭已故友人。祭先人,让我们的后人记住,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祭已故亲人,让生者更好地活着,珍重亲情,善待家人!祭已故友人,让生者珍惜当下,珍惜友情!

国人祭祀逝者,一年之中有几祭,有清明祭、七月半祭、除夕祭、元宵祭、生辰祭和忌日祭。而清明祭最为隆重,举国而动,且有清明小长假。期间,人们纷纷举家前往家族祠堂、郊野墓地,祭先人,祭已故亲人,祭已故友人。在古人眼中,本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晦暗光景;而在今人眼中,清明时节,成为了景明人和、亲人相聚、老少同堂、踏青赏鲜、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日子。

清明之于少年的我,是晦暗的。30年前的3月,父亲36岁因病去世,15岁的我和9岁的妹妹,就过早地尝到了生死离别之痛。之后,每年的清明,我都会带着幼小的妹妹,来到位于河湾东南的父亲的新坟上凭吊。直到我长到了我父亲去世的这个年龄,当我看到我亲娘亲健朗、妹妹和晚辈们平安,我那心中的丧父之痛,才慢慢得以平复。

清明时节,回望我的身世和家族史,是很悲怆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只见过爷爷,没有见过奶奶、外公、外婆和舅伯。这些,也一直是我的遗憾。

我奶奶出身旧时大家庭,爷爷早年随我曾祖父从天门逃荒到潜江入赘我奶奶家。1959年,我奶奶去世时父亲才7岁。每次听前辈想姑婆讲到我奶奶,说我奶奶是一个多么温和善良的人,走路怕踩死蚂蚁,结果却遭遇……我心里就隐隐作痛。当我来到荆州工作后,我每次开车回潜江老家,都会刻意弯道走田关堤顶

